

# 王维的世界——兼论其诗中视角的唐代风貌

韩其序

中国文化文学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

2018 年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化学系

王维的世界——兼论其诗中视角的唐代风貌

韩其序

2018 年

## 摘要

王维不似李白杜甫那样处于诗国的巅峰，不似二张引领文坛的风气，更没有高岑亲历沙场的豪情，他却能够用最简单的环境描写触动读者的灵魂，而且在艺术造诣上融会贯通。本文旨在通过王维诗中的视角，以观察王维自身的世界为主要目的，借此进一步深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特色。希望发挥文学作品表现作者内心感悟和对情景细节有一定再现能力的优势特点，将其作为史料研究以外的补充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更加饱满地还原盛唐时期唐代的风貌。

## 致谢

我从来都不是师长眼中的“好学生”，调皮、自由、喜欢投机取巧，却在学生会这样的组织里游刃有余。然而在大家的质疑之中，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考取公职、文职，发挥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优势，而是选择了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希望读些书，学些道理，逃离人事的纷扰。这样的转折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困扰，连续三年考试而不得志，倒是深刻地体验了秀才落榜的痛苦和挣扎。身体和精神上也濒临崩溃，好在自己最后鼓起勇气迅速的通过了雅思考试，并取得了香港理工大学的 offer，当时感觉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喜悦也被疲倦冲淡了。

因此起初来香港读书，以为只是这座城市熙熙攘攘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心里想着借此为跳板，实际上对未来有着许多的迷惘。在回母校探望时却被本科毕业论文导师李志峰先生的一句话敲醒了，他说：既然你有这个条件接触更好的学术环境，就应该尽你所能把这种思想带回来，内地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并没有这个资源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氛围），如果你好好的接受这样的教育，一定会比我更加有能力。这算得上是这些年最令我欢欣的一句话了。思考许久，不仅由于喜欢香港的教学方式，而且自以为还有力气继续挣扎一番。留在香港读书成为了现在最大的执着。然而这些年身体和精神的压力使得整个人摇摇欲坠，先是焦虑，后是抑郁困扰，再后来的感情问题和接连袭来的病症让我几乎无法坚持正常生活。大概是这份执着也带给了我许多好运，姚医生的治疗、Sara 医生的疏导、Lucy 老师的细心说明，韩孝荣老师的引荐和谢伟杰老师的接纳指导，几位师长的接力「保护」使得我又可以再努力一些，因为真的有许多许多的内地学生因为视野和自身经济条件限制等原因，没有更加合适施展他们才能的发展环境，我希望自己可以

学有所成，把所学传授给他们。这大概就是我最最后的坚持了。

自从谢老师接手指导我的论文计划，第一次谈话时就可以感受到与老师真实存在的差距。无论从知识储备质量方面，还是习文写作的功力来看，都宛如一个学步的幼儿一般。承蒙不弃，在我无法触及老师水平的情况下，老师不断地放低自己的要求，俯下身子教我如何学习。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感受到了差距，除了加紧步伐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孝荣老师也给予了很多关怀，有时去找他谈话都没有提前申请预约，这样的失礼之下老师还是认真地给出许多可靠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些唐突了。十分感激二位老师原意批阅我的拙作，如果有幸还能留在香港学习，可能还会有更多拙作交与老师批评，希望以后我可以进步的更快一些，给老师少添一些烦恼。

请老师们原谅我学术能力笨拙的同时，也感谢一年来舍友的陪伴。身体的原因我少能参加篮球运动，几乎不能外出太久，二位舍友的迁就宛如亲兄弟一般。虽然现在已经各奔东西，但是那句玩笑般的「苟富贵勿相忘」还是长期有效的，如果你们哪个落魄了来敲门求助，我大概不会报警的。

最后感谢一下自己，这些年各种疾病困扰我们也没有被打倒，病房里半月有余我们还是强忍着爬起来敲键盘，尔后的半年治疗我们一起挺住，毕竟有这份理想牵引着，谁也不能倒下。

# 目录

摘要.....	
致谢.....	
前言.....	1
研究综述.....	2
一、王维生卒年及选用诗文参照法.....	2
二、唐代诗风演变与时代阶段的划分.....	2
三、王维诗歌艺术风格演变之总结.....	4
四、唐代的风貌.....	7
正文.....	10
一、少年.....	10
女性题材.....	11
饮宴题材.....	14
咏史诗.....	15
二、中年.....	17
边塞之行.....	21
应制诗.....	24
安史之乱对王维的影响.....	25
三、晚年.....	26
凝碧诗.....	26
应制、酬赠诗.....	28
归隐诗.....	30
送别诗.....	32
结论.....	34
附录.....	35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	35
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	35
冬筩记.....	36
参考书目.....	37

## 前言

王维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诗人，因田园诗而著称，不可忽略的却是他亲历边疆的边塞诗、游历山川和送别诗、市井人物诗、酬赠诗等等。诗作内容涵盖了庙堂市井、田野乡村、边关僻远，描写的人物也包含了唐朝上下各个阶层。以其较强的抒情性和多变的写作手法，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王维视角」。这个视角记录了唐王朝的许多细微之处，如人物生活、风俗面貌等，是史书不易记载的。因而本文从王维的诗文入手，站在王维的角度上，可借其诗文来一窥唐朝的风貌，使之作为历史文本以外的重要补充资料。

通过历史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长短互补，使盛唐的历史研究更加丰满。历史的记载源于人，不可避免的受到作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借助文学的方法切入历史研究，从诸多的主观中归纳出客观的史实是本文的重要意图。

对于习惯上所谓「王孟诗派」对王维定义划归为山水田园诗人的做法，本文未尽同意，将对王维各种题材的诗文进行深入分析，以求有所突破。

突出时代背景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政治局势和时代的演进也是本文的重要逻辑线索。时代的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本文希望通过抓住这些被影响的，反向回顾时代的特征，希望借此可以在「小」和「大」之中探寻历史的面貌。

## 研究综述

### 一、王维生卒年及选用诗文参照法

王维之生卒年素有争议，依照《新唐书·王维传》和赵殿成《右丞年谱》记载，反而比其弟王缙晚生。常有的时间界定是公元 701-761 年、或公元 699-759 年，姚奠中《百家唐宋新诗话》所考证，以为 699-761 年。本文立意是探求王维视角下的唐人，因而对时间的界定较为简单地分割为少年、中年和晚年三个阶段，希望通过由小及大的方式，借助诗文反映同时代的社会和人物风貌，更加具体的时间概念划分将在下一个小节详细说明。时间考证立足于一些确凿或相对准确的记载作为分析的辅助手段，而不作更加细微的深入探究。

对诗文创作时间的考证本人将多方面进行参考，如《唐诗解》关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时间的注释：摩诘作此，时年十七，词义之美，虽《涉岵》不能加。史以孝友称维，不虚哉！且本文诗文参考《王维诗集》赵殿成笺注本有注：时年十七。如上文所言，本文不以对诗文本本身的时间考究为着眼点，因此，倘若成诗时间不须精确推敲，那么只对其时间段进行定义，不影响本文创作意图即可。

### 二、唐代诗风演变与时代阶段的划分

此部分意在与王维本人的生活背景进行划分，观察时代背景对作者创造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时代背景之下是如何表现唐人风貌的。

《诗大序》有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sup>1</sup>袁行霈先生认为：

---

<sup>1</sup> 阮元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 1

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诗歌一方面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等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或再现，但它又直接受到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政治生态密不可分。<sup>2</sup>

因此本文有如下的划分：

本文使用两条时间线，其一为政治角度的时间线，即初唐、盛唐和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其二为王维一生的境遇时间线，以诗风和境遇变迁为据，以少年、中年和晚年分别称之。

关于第一条时间线中盛唐的界定目前有两种方法划分：从历史的角度，通行的划分是由先天元年（712）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这种划分方法意在将盛唐与唐玄宗的统治时代相联系。且又有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将盛唐诗称为「盛唐体」，指「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然而，本文的探讨是建立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不应当完全拘泥于政治上的「盛唐」。既然如此，那么从「文学角度」出发，必然需要一个更加精确、囊括范围更合理的「盛唐」概念。本文参考袁行霈先生在《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一文中的划分方法，使用其「盛唐」概念：以开元九年（721）为盛唐之开始，到大历五年（770）杜甫逝世为盛唐之结束。巧合的是开元九年即为王维进士及第之年，使用这个划分方法既能够将文学的时间线独立出来，又可以将王维的人生时间节点有所突显。

第二个时间线对上一条时间线有所继承，把文学的盛唐开始（721）作为王维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分界线，有别于入仕前后文风的变化，此分界线也是着眼于王维的作品风格及写作对象的演变。对王维中年和晚年的划分，本文以安史之乱后《凝碧诗》的面世为分界线，中年的命运起落在安史之乱时达到情绪和艺术的高峰，而光复后的唐朝和回归的王维都像是战火摧毁过一般，原本就心存归

---

<sup>2</sup> 袁行霈等，《盛唐诗坛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2

隐的王维此时更加的渴望归隐和逃避，但是现实又不允许他完全抛弃官方的身份，在此情景下不得不用妥协、逃避的方式对待生活。

关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袁行霈先生在《盛唐诗坛研究》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展开：

第一，宫廷对诗人和诗坛的影响

第二，从诗人与政治人物的纠葛中，探讨诗人的政治活动、政治品格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特别关注那些在政治上有权势的人物对诗坛的影响。

第三，注意诗人的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四，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活动和创作，研究社会动乱对诗人的影响。

此四个方面的影响，宫廷、政治人物、社会身份和安史之乱，皆是王维一生有所经历和记述的，因此也是本文在写作中所应着重参考的条陈，对于唐人风貌的评述也应当借鉴这种思路，充分而多角度的考虑诗文中人物形象。

### 三、王维诗歌艺术风格演变之总结

王维诗存世量较多，依照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所考，存世有 376 首，可考据的开元年间诗就有约 100 首<sup>3</sup>，按内容分类有写景诗、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和酬赠诗，纵观其描写的对象来看，有雍容华贵的王侯将相，有淳朴勤恳的市井平民，也有毫不起眼的小农和戍边士兵。因此诗文通过他的视角既可以去了解时代变迁对唐朝人的影响，也可以了解同时期各个阶层的风貌异同。

王维这样全面发展的诗人，在研究中按照学术界对盛唐诗坛分类并不能很好的定位和对比。传统上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分类方法稍显粗疏，如“王孟诗派”被认为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而王维和孟浩然二人之间的交际与唱和并不度，社会身份也相差甚远，且孟浩然开元末年已经去世，与王维诗文的高产时段交集甚少。再有是诗文风格的区别，孟浩然恬淡孤清，王维高华

---

<sup>3</sup> 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壮阔，强行捏合到一个诗派稍显唐突。况且王维有一定数量的边塞诗传世，相较于「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二位只多不少，同样的观点在《唐诗风神及其它》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单纯的把王维称为「山水田园诗人」，很容易掩盖他其它方面的成就。与中唐时期「韩孟」、「元白」之间的共同的诗歌主张相比，盛唐诗人个性更加鲜明。另外，这种分类方式涵盖的诗人数量有限，李白、杜甫二位最高产的诗人该如何界定？势必需要一种涵盖广阔的分类方法，本文参考了袁行霈先生在《盛唐诗坛研究》给出的方法，即按照诗人身份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分类而成的宫廷中的诗人、地方任职的诗人和布衣诗人。这个方法可以达到全面涵盖的目的，也使得本文对王维的定位有所依据。

关于王维的思想，当然要分析佛教思想在其诗文之中的体现，以《过香积寺》和《饭覆釜山僧》为典型。然而不能被忽略的是他又有相当一部分道教题材相关的诗文存世。道教题材的诗文在同时期其他诗人作品里也并不罕见，结合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政治对文学影响，唐玄宗对道教的崇敬是有很大的因素在其中的，道家治国的思想必然对社会风气有所导引。具有鲜明道家思想的诗篇有《鱼山神女祠歌》、《送方尊师归嵩岳》、《过太乙观贾生房》、《送张道士归山》、《赠焦道士》、《赠东岳焦炼师》等，《入山寄城中故人》（又作《终南别业》）一诗有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曰：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由此可见王维并非是一个只喜欢参禅悟道的佛教徒，而是可以融会多方面思想的诗人。

## 王维诗作风格的具体变化

### 1、少年时期

此时的王维承载着盛唐的朝气蓬勃，也有着忧国忧民的壮志豪情。游历京城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既开拓了眼界，又深入地了解了贵族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此时主要作品有：《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少年行（四首）》、《桃源行》、《李陵咏》、《息夫人》、《班婕妤》、《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燕支行》、《陇头吟》、《夷门歌》、《老将行》等，这些诗作大多具有鲜明理想主义风格，充满着豪情壮志和对现实的积极投入感，抒情性也极强。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官太乐丞，不久就因为舞黄狮子一案被牵连，贬至济州任司仓参军<sup>4</sup>，此时有诗《被出济州》，王维的人生以此为第一个转折。

## 2、中年时期

前文所提及的开元九载是为盛唐开始的标志，这一年王维进士及第又获罪贬谪，而这种远离政坛的境况持续了很久，直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此期间他游历山水，深居辋川和终南两处别业，以诗《戏赠张五弟》、《答张五弟》和《终南别业》等为代表。此时的王维诗中，充满着闲情逸致的情怀，而是否要以这种状态持续终生，也因受张九龄的赏识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擢右拾遗的际遇开始，中年时代也是王维一生起伏最为明显的时段，既有官场的一波三折，又有出塞前后的壮志凌云，更为深远的事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王维在“亦官亦隐”的矛盾中越陷越深。

## 3、晚年时期

极力彰显隐逸追求，充满了闲适恬淡的情趣，避及世俗市井喧嚣，归隐田园的思想。此时的王维诗歌题材方面来看，主要有早朝诗、应制诗、山水诗等，是其艺术成就最高的时代，尤其是山水诗的艺术高度达到巅峰，可以在百花齐放的

---

<sup>4</sup> 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文学盛唐时代与李杜等诸诗人旗鼓相当。本文对王维此时的诗作以三类为例：应制、酬赠诗，归隐诗和送别诗，此三类较为深刻的体现了王维此时的思想感情状况，也较好的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况，对于唐代风貌的反映也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 四、唐代的风貌

本文意在借助王维的诗文，通过他的观察和记录来认识唐朝。本人以为「风貌」一词概括较为妥当。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六有言：「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清代王士禛有《池北偶谈·谈艺二·忆秦娥词》，其文曰：「破檐数椽，风貌朴野。」其一指人，其二指景，综合起来就是本文的着眼点了，对于一个时代的研究角度显然不可能仅限于人的言行举止，更加要通过人的言行反观时代特征。

风貌的微观角度，是以人的行为和思想为体现的。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终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通过对诗中高度概括或抽象化的人物形象的解析，借此观察此时代背景下人的行为特点和思想特征。

要明确人的风貌，宏观角度下时代的风貌又是如何呢？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于唐代总结到：

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

.....

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sup>5</sup>

从政治结构来看，唐朝的皇权有所强化，体现在三省六部对相权的分散；士

---

<sup>5</sup>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页 74-75

族门阀势力有所抑制，科举制度对社会下层有所开放，使得人们对参与社会政治与文化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唐代也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特别是在初、盛唐时期，儒家思想无论在文化人中还是在高层统治者那里都不比道教或佛教更受重视。总的来说唐代社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的。<sup>6</sup> 除去宽松的社会思想环境，多民族的融合使得初、盛唐时期的文化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更重要的是诗歌文学在此时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诗歌艺术在唐朝初期进入高峰，首先体现在由宫廷路线转为个人抒情之上。个人抒情不再拘泥于自我，而是面向外部的世界，将自己的感情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使读者产生共鸣。其次追求和表现新的体验，新的境界——在原有的题材之上，抒发更加贴近生活的感悟。最后是其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sup>7</sup> 此种眼光和格局，如皮日休形容李白「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sup>8</sup> 此外，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还有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些盛唐的诗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站得高、看得远，具有雄伟的气魄。正是这些成为盛唐诗歌区别于此前以及此后诗歌的重要标志。<sup>9</sup>

那么综合来看此时的唐朝，世袭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变、农民由部曲、均田民的身份，逐渐转型成为自耕农或契约自由的佃农；没有门第出身的普通读书人也可以怀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借助科举跃升至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此以来，门阀制度解体带来的压力释放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带

---

<sup>6</sup> 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香港：三联书店，2010），页 191

<sup>7</sup> 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合肥：黄山书社，2016），页 64

<sup>8</sup>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皮子文薮（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sup>9</sup> 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页 64

给了人们开放豁达的胸怀，造就了积极向上的时代风貌。

盛唐在短时间内涌现大量的诗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气象恢弘的黄金时代，林庚先生在 1958 年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对它做了精辟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深远。<sup>10</sup>以气象论诗，因严羽《沧浪诗话》的提倡而广泛重视，明清以来对盛唐诗歌的推崇首先因为其「气象」。此处的盛唐气象实际上与本文所使用的「风貌」一词颇为近似，涵盖了人对社会的体验观感、社会对人行为思想的影响。王维在这个时代有其传奇性，称得上是时代下的全才：有濡染至深的佛教造诣，有深厚的书法绘画功底，文采更不必赘述，而且还擅长音乐，进士及第后就以太乐丞供职。综合前文所列举的诸多诗句，洋溢着一股海天该地的雄浑之气，那种充分的自信、开阔的胸襟、追求的勇气，构成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sup>11</sup>

---

<sup>10</sup> 林庚，《唐诗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页 25-49

<sup>11</sup> 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页 67

## 正文

### 一、少年

少年的王维诗歌最鲜明的特点是意气风发。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诗书画各方面都早有造诣的王维当然有资本在长安彰显自己的才华和壮志。在讲究出身门第的时代背景之下，初入长安的王维理所当然的要利用这些资本来「推销」自己，以求功名。这类才华横溢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就有所展现，而其雄心壮志的写照典型为四首少年行。且不论诗中少年为何人，或为自身，或为长安少年之一，或是诸多长安少年的综合、抽象、捏合，其中的洒脱不羁大概就是初入长安时期王维自身心境的直观映照。

#### 《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此四首诗的描写手法直白，略有夸张却极具画面感。单独来说，可以将四首诗比作四副画页，分别讲述了饮酒行侠、边疆征战、勇猛作战和得胜饮宴的场面，而其中又各有其故事描写倾向；整体来看是连贯的一整条故事，表现的是少年立志从军，为国效力征战沙场的壮志。历朝历代的诗歌从不缺乏对战争伤痛的描写，包括王维本身也有许多描写征战苦难的诗作传世，而此时王维笔下的少年完全是

心怀壮志、一往无前的。通过这类诗歌的描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此时的王维尚对建功立业的热情高涨，胸怀壮志而未能切身体会边疆征战的辛酸苦楚；另一方面则是表明整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倾向，此类诗作并不罕见，非常多的诗人热衷于此类宣扬尚武精神的诗文，如骆宾王《从军行》诗中所说：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 女性题材

长安有少年的鲜衣怒马，也就有红颜的喜乐哀怨。《洛阳女儿行》<sup>12</sup>一诗引人深思：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  
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  
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  
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祇是熏香坐。  
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诗文通篇，尽数贵族男女的奢华生活，却留最后一句点出主旨，鲜明的对比富贵与贫贱女子的生活差距。这种手法的诗作并不是王维首创，初唐之卢照邻有《长安古意》一诗也是先写长安城里富贵奢华的生活，最后一句写读书人生活的寂寞，形成鲜明的对比。就艺术上而言，王维对形式美的掌握非常精巧，本诗中对于奢华生活的描写角度多变而稍有夸张，风格上仍有盛唐风貌之盛大、壮阔；从立意来看，王维在诗中却暗藏其意图，用越女之无人识暗喻自己无人识，叶嘉莹先生称之为「别有用心」，对于遇与不遇，得意与不得意的问题，此时的王维就已经非常关注了。我以为，这种对于是非得失的计较正是王维不能免俗之处。<sup>13</sup>这类针对女性题材的诗文，王维往往着眼于妇女本身被男权、命运和社会环境支配的悲惨境遇。王维初入长安时，恰逢武后逝世不久，女皇帝的出现给了传统

<sup>12</sup> 原注时年十六，一作「十八」

<sup>13</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 140

的父权社会体系一记响亮耳光，后来又有太平公主权势之强，见诸《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太平公主依仗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sup>14</sup>

世人或许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她们的现状态度或是惊恐，或是同情，更多应该是迷茫。王维在其多首诗中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惋惜，这种情绪也是开放的时代背景赋予人们的权利，可以不拘泥于传统和习惯的束缚去重新审视。又有诗文如《班婕妤三首》：

玉窗萤影度，金殿人声绝。  
秋夜守罗帷，孤灯耿明灭。

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  
那堪闻风吹，门外度金舆。

怪来妆阁闭，朝下不相迎。  
总向春园里，花间笑语声。

《汉书》记载：「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尔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其后赵飞燕姊弟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寝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许皇后坐废，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sup>15</sup>

见诸众多诗篇，借古讽今的手法由来已久，以汉喻唐却是唐代诗人的一种特别的习惯，王维的诗中常常出现此类情况。诗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凄婉哀怨，第一首表现孤单和沉寂，第二首表现凄凉，第三首则是用反衬的手法，表现失宠妃嫔的落寞。

从整体的艺术风格来说，王维在长安时期的诗作还是趋向积极的，稍有消极哀怨主题的诗文倒也极具典型性，《息夫人》一诗再次深刻地描述了唐代女性地

<sup>14</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页 1852

<sup>15</sup> 刘向撰，《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下》[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hansu/hsu\\_114.htm](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hansu/hsu_114.htm)

位的卑微：

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相较于前文所述的两篇诗作相对委婉的旁敲侧击，《息夫人》一诗非常直白的道出了女性的哀怨。因为中国历史这么长久，而光天化日之下本无新事，好事坏事古典上都有。<sup>16</sup>息夫人其人，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楚子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本事诗》记载：「宁王宪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晰，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坐客无敢继者。王乃归饼师，以终其志。」<sup>17</sup>如果记载属实无误，则王维的这首诗是那场宴会的最好写照，按赵殿成注，王维成此诗时年二十，对于王侯贵族随意夺取别人的妻子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既可以贴切的用典讽刺，又直抒胸臆引得众人深思，使得宁王归还饼师妻子。窃以为此诗最胜之赞誉，就是那句「坐客无敢继者」，少年时的王维确实如同诗中的长安少年一般，怀抱着行侠仗义的梦想，敢为他人所不能。

游历京城多年的王维，诗作有其独特的魅力。其一就是在于传神的写照，诗人本就以入京求取功名的青年学子身份处世，如前文《少年行四首》中的长安少年一样，怀着对未来人生的美好期盼，在时代蓬勃积极的氛围推动下，希望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在思想精神蓬勃的同时，不能忽略其诗作描绘的对象，内容涉及楼台宫殿、城市格局、四时景物、名川大河以及田园风光等，总体归纳

<sup>16</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41

<sup>17</sup> 孟棻著，丁福保编，〈本事诗·情感第一〉，《历代诗话续篇》（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 5 页

其中内容和题材来看，他的诗作更多聚焦于宫廷别苑和佛寺道观之类，多为人文气息浓厚的所在，与诸王公贵族的交游不无关系，这些诗作能够较为清晰的从第一人称角度反映生活，对于「唐代风貌」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 饮宴题材

前文提到长安城里贵族的饮宴活动，以岐王李范为中心的一个文学圈子存在于开元前期，据《旧唐书·卷四十五》记载：（李）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王维此时正值二十岁上下，尚未进士及第博取功名，就已经成为王公贵胄的座上宾，实在是有其过人之才气和运气。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中记载：

维以诗名盛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駉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有两首诗记录了随从岐王饮宴的经过，其中别致精妙令人叫绝，其文曰：

### 《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

### 《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

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涧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积翠纱窗暗，飞泉绣户凉。还将歌舞出，归路莫愁长。

这两首诗的风格颇具初唐宫廷诗的特点。此时宫廷之诗，内容上以应制和歌颂为主，形式上以律诗的发展成熟为标志，诗风则趋于华丽。初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将律诗定型化……此时诗风，如《唐诗品汇·五言排律叙目》所云：「其文辞之美，篇什之盛，盖由四海晏安，万机多暇，群臣游豫赓歌而得之者。故其文体精丽，风容光鲜，以词气相高而上矣。」<sup>18</sup>

综其内容，表现了岐王饮宴的奢华浮夸和常人难以企及的特权生活。前诗中

<sup>18</sup> 袁行霈，《盛唐诗坛研究》，页 96-97

的饮宴通宵达旦，可以不顾此时的坊市制度和宵禁，甚至可以在城门未开启时继续演奏歌曲寻欢作乐。与《洛阳女儿行》相似，前诗通篇都在用贵族的奢靡生活作铺垫，直到最后一句点出诗人的心声，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又引入深思；后诗表现的则是极尽奢华的夜宴，前两句明艳、浮华，似有南朝宫体诗的脂粉气，而后两句画风忽转，浮华尽除，着意于夜晚山中清凉的环境，对比前两句的奢靡喧嚣，更加突显了山中自然环境的清幽。大概就是这样真实的才气和敢于直言的骨气，使得王维交游于长安上流社会而不被鄙弃。相比于李白的狂放不羁，王维诗作的内敛风格，像是清流一般，可以自由穿梭在盛唐气象的浮华之中，又显得别具一格。

文学作品向来与都市的生活联系密切，纵观王维一生，虽常有言辞希望离开喧闹的城市，追求隐逸闲适的生活，他也确实长于山水田园诗，然其少年时代的游历生活，就已经与长安这座城市联系到了一起。此时期的诗文创作很好的记录了多个角度的长安风貌，其中呈现出的雍容华贵和磅礴气象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大都市的风貌有极好的帮助。

## 咏史诗

身处都市的时候，王维也没有完全拘泥于长安城的浮华奢靡，他仍然受到时代风貌的影响，把目光投向都市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尚未安定的边疆地区，希望有机会建功立业。他将这些憧憬和幻想的报国之心，以咏史的方式抒发。前文有提及王维及诸多唐代诗人有以汉喻唐的习惯，究其原因有对汉朝国力强盛的自豪感、开疆拓土为国效力的壮志和经济文化繁荣基础上「向外看」的远大志向。无论是以汉喻唐还是边塞军旅主题诗作的兴起，都是盛世气象和时代风貌带给每个人的精神力量加持。王维此时的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陵咏》、《燕支行》

和《老将行》三首，它们共同体现了战争的波澜壮阔，也有对为国捐躯的沉思，相比《少年行》的无畏，这里的多了几分沉稳。

### 《李陵咏》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 《燕支行》

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李陵咏》一诗对于本文“以汉喻唐”的观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原注说本诗创作时时年十九。诗文通过对李陵一生戎马成就的书写，抒发自己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王维通过自己的主观认识，对昔日里汉匈战争的场面进行了还原，而后半段描述了李陵孤军深入、错失援军，最终自杀未成的悲壮场面。诗中的描绘来看，他对李陵投降匈奴的无奈是非常理解又惋惜的，认为这并不是李陵的本意，只是无奈之举。参考王维《洛阳女儿行》一诗的写作习惯，王维在长诗中往往以最后一句点题抒发真情实感。因此「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一句借苏武牧羊的典故来自喻，希望能够像苏武被皇帝起用一样，自己的才华可以得到明君的赏识。

《燕支行》有赵殿成笺注曰：时年二十一，是一首正面歌颂唐玄宗边防政策的长篇七古，前人说是王维「自喻所负也」。<sup>19</sup>与《李陵咏》相似，也是有「自喻」的意图在其中，通篇文章用更多的词句来描绘历史上的汉匈战争，但是赞颂的意义更多于借古喻今，不仅夸赞了汉朝战士的英勇，也颂赞了汉朝将军善用谋

<sup>19</sup> 袁行霈，《盛唐诗坛研究》，页 157

略。如果用「以汉喻唐」的角度来思考，这首诗对唐代军事方面的歌颂意义和展现王维自己的雄心壮志有鲜明的体现。

在开元九年，王维的人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进士及第、入仕和获罪贬谪接踵而至，这种落差感首先体现在诗文之中，消磨了雄心壮志后，诗文的写作对象转为山水、田园，几乎与陶渊明一般忘情于山水之间。

## 二、中年

王维的命运第一次转折在其进士及第之时，《新唐书》称「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sup>20</sup>，《集异记》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又据《唐六典》记载，太乐丞是唐代太常寺下机构太乐署一掌乐之官，品阶为从八品下；而同年被贬谪济州任司仓参军，是唐代州一级的仓库主管，品阶为正八品下。这次贬谪对于刚刚步入政坛的王维是一次特别的打击，在这种低落的不满之中有《被出济州》一诗云：

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各愁年鬓侵。

从八品下、正八品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官，在作者看来，自己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莫名其妙被波及而获罪。自入长安游历以来每每被皇家贵胄奉为坐上宾客，以才气名闻京城的王维确实会有极大的落差感。

虽贬谪济州四年，后又在辋川别业隐居了八年，此时的王维却有诸多佳作问世。《盛唐诗坛研究》一书中认为，被贬谪的诗人在贬谪处的诗歌水平高于朝中，盛唐朝廷诗多数并未达到一流水平，但这些事人离开朝廷之后，诗歌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而这些往往与他们的「高端体验」有直接的关系，如张说的岳州诗、张

---

<sup>20</sup> 文见附录《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

九龄的感遇诗、王维的辋川诗，都是其朝臣生涯尤其是不得意经历的折射。<sup>21</sup>所谓「高端体验」指的是在宫廷庙堂中的生活，相较于贬谪之后的「低端」，这种落差感造就的风格变化反而对诗歌水平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

那么王维一人诗风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已经超脱出时代气象的影响呢？此时的唐朝尚处于国力日趋强盛阶段，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因监察御史宇文融进言核查人口问题，玄宗敕令相关部门进行计划制定，并于不久后下制，要求流亡者主动申报回归户籍。重视户籍是唐朝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次清查不仅回复了大量的流离失所人口，还清算了许多虚假的问题，有利于保证农民恢复生产。到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再次下令劝告无户百姓申报，开辟土地让他们耕种生产，并根据情况收税，但不许征派徭役，租庸也免除。这一系列的劝农计划为唐王朝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虽然诗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日渐消极，但是国力蒸蒸日上是现实。根据《话说中国·大唐气象·前言》中总结的数据来看，从隋朝开皇九年（589）到大业五年（609）的二十年之中，户籍数量由400多万骤增至近900万。隋末的动乱又致使户籍数量锐减至唐高祖时的200多万，然而唐初的140年左右间，户籍人口又有稳健的爬升，太宗去世时（650）有380多万，武则天去世时（705）有615万，再到开元十四年（726）达到700万，到开元二十二年再次增长，有800万。这就意味着租庸调税的不断上升，唐朝此时国力蒸蒸日上。国家的稳定发展是可以在王维的诗中有所体现的，不似年少轻狂的张扬，更多的是较为客观的描写生活中安逸稳定之事。在隐居期间王维有《终南别业》一诗，是他隐居时期的思想与生活的真实表白：<sup>22</sup>

---

<sup>21</sup> 袁行霈，《盛唐诗坛研究》，页166

<sup>22</sup> 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白鹤校点，《王维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页3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中岁有原注曰：中年也。《诗人玉屑》评论道：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蜉蝣万物之表者。<sup>23</sup>这里的王维颇有超脱物外的道家精神。虽说王维以宗佛著称，但是对道的见解又十分的深刻，在文辞风格上也表现出陶渊明一般的田园诗风。诗中「无还期」三个字表现的像是一种隐居的决心，仅就此三字来说，被贬济州的伤害似乎使得长安少年那样的理想已经被现实打碎，甚至有厌倦世俗的情绪外露。一般来说，盛唐诗人都热衷仕进，甘心终生隐居田园的诗人并不多见（连著名隐逸诗人孟浩然也不例外），但一来客观现实使得他们经常不得不隐居（如入仕前、守选、罢官等），二来隐居又有走「终南捷径」的可能，三来可以自命清高，所以他们热衷于作隐居诗。好在此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隐居时往往没有陶渊明那样的生计之忧，诗人们的心态还是毕竟平和的。<sup>24</sup>

中国儒家一直以为，读书人应该「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如果你读书读得很好，真是有得，真正对做人、治国、平天下有一个理想的话，那你就应该出来做官……有人表面写的仕，其实他内心有隐的理想；有人表面上写的是隐，其实他内心有仕的理想。<sup>25</sup>根据王维受张九龄赏识而复起之后的诗作可以发现，此时他极力表达的归隐之心，却是在极力掩饰内心的雄心壮志。如前文所述「高端体验」一说，此时的「低端」境遇给予了王维更多的精力去创造别样的题材。有贬谪济州时的诗作《济州过赵叟家宴》不仅体现了由「高端」向「低端」的落差感，也有其主观的思想内涵寓于其中：

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深巷斜晖静，闲门

<sup>23</sup> 王维撰，《王维诗集》，页 55

<sup>24</sup> 袁行霈，《盛唐诗坛研究》，页 175-176

<sup>25</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2-3 页

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上客摇芳翰，中厨馈野蔬。夫君第高饮，景晏出林间。

相较于年少时《桃源行》一诗的仙风道骨，这首诗更类似陶渊明的闲适风格。

上述两首济州诗中没有「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的酷吏，也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而是描绘了与老人谈笑风生，也可以自己逍遥山中，甚至可以高卧饮酒的逍遥生活。文中的田野村落风光在此时尚且是一种向往，其中有对田园生活的理想，也有逃避现实烦恼的意图。相比于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偏安一隅，此时唐朝的版图近乎达到鼎盛，如上文所引述的，王维此时的归隐与陶渊明的归隐背景却是有很大不同。盛唐经济的繁荣，还可以从诸多文献中发现原貌，如元结在其《问进士》之三中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又有郑繁《开天传信记》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sup>26</sup>因此本文以为，王维的归隐之心，是出于逃避诘难的心态。况且有更多同时代的「长安少年」甘于为国奉献，国家命运有更多的人勇于承担。这也是盛唐之下，社会风貌的盛大给予世人的自信，若非盛世，如何这样安心坦然的避世？

且观《终南别业》一诗的第二句中「道言」一词据《王维诗集》中赵殿成笺注，《南史·顾欢传》有言：「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道的思想在他的《辋川集》和很多山水诗中有所体现，极具道家的「自然」思想。在因故被贬济州之后，王维出游各地、归隐山庄，这些经历极大的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视野也因此而开阔，不再局限于想象能力，有了更多的现实基础。前文有提及他在被贬后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有极大的不满，诗文中也着力表现归隐的主题。虽然其中可能有抱

---

<sup>26</sup> 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页 73-74

着「终南捷径」重仕途的侥幸心理，然而其中表现出对「道」的领悟，对于唐代「三教合流」的社会状况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而三教并立的社会现实，和玄宗对道教的崇信，使王维这样的儒生也创作了不少慕道之作。这些兼具士人身份的儒生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追求道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带有功利心态去迎合皇帝的喜好，或者说是因为现实的压迫被动地追求精神的自由。因此王维在同时期的诗作既有追求壮烈激昂、建功立业的生活，又有追求清静无为、自然淡泊的境界。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等诗句，所言均有慕道之意。

也是从此时开始，王维的文学作品逐渐呈现出了唐代浓厚宗教内涵和哲学气息，这种自由思辨的存在同样是社会文化大繁荣的结果，也是本文所论述的唐人风貌的一部分。

### 边塞之行

开元二十二年受赏识而升迁的经历，让出世、避世的王维焕发了年轻时代的雄心壮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开元九年到开元二十二年王维隐居期间，那个曾经的长安少年并不是完全消失了，或许别的诗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加的张扬自己的个性，而王维的性格决定了他需要一种手段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波澜，希望以隐的方式来保存仕的希望。所以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晋封始兴县伯时，王维有诗作《献始兴公》，讲述了自己隐居时对权贵的漠视，意在彰显自己的气节傲骨，又写对张九龄为人正直无私的仰慕，在末句表现出对国家效力的决心和急切心情。这时王维对政坛生活的积极态度与之前的隐居生活具有极大的反差，

如前文所述，王维在看到了仕的希望后立刻不再掩饰内心。更何况此前被贬谪时的宰相张说如今已罢相，政治上的压力消散使得王维找到了施展政治抱负的希望。

开元二十五年对于王维同样意义非凡，此时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帐下，任幕府。此时的历史背景是唐朝军队在河西走廊的保卫战斗中大获全胜，秋天到达的王维带着慰问将士的使命来到凉州。相比许多边塞诗的作者，王维有亲历边塞的经历，又有较高的地位和视角，在这些基础之上，又深入军中对普通军士和边塞地区的人文风俗有所描写，为我们认识唐朝边疆战事提供了别样角度的素材。相比于少年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夫之《唐诗评选》中有两段话，一曰：「右丞每于后四句入妙，前以平语养之，遂成完作。」此评从结构着眼，似乎还是对王维五律艺术的带有普遍性规律的总结。一曰：「一结平好蕴藉，遂已迥异。盖用景写意，景显意微，作者之极致也。」此评重在写景上说事。王夫之以王维此诗的写景为例，阐释其所谓的「用景写意」与「景显意微」写景准则，而将王维的写景奉为极致，此诗写景也即成为最高典范。<sup>27</sup>另外，前文所提及的「以汉喻唐」的咏史手法在这里也仍然有所体现。「汉塞」和「胡天」的对仗虽然本来有艺术手法的用意存在，但是一「汉」、一「胡」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唐代社会对汉朝那样开疆拓土的辉煌事迹有着期待之情。但是本诗的最后一句，在千古名句之后显得稍有些干涩，仿佛是在为叙事而叙事，戛然而止未能免俗。这种真情实感不足的情况在王维的许多诗中都有体现，据叶嘉莹先生讲述，王维的成就众多，他的五言诗比七言诗写得

<sup>27</sup> 王志清，《王维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 65。

好，绝句比长篇写得好。什么缘故呢？因为王维是以感觉取胜的诗人，而感觉都是刹那间的直觉，你不能把它扩展。因此，王维的诗在思想感情方面就缺少了一种深度和广度。<sup>28</sup>或者说，这样的叙事手法就是王维的写作习惯，他认为需要这样描写，就如此写。然而又有《观猎》一诗，表现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感情。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说：

起手贵突兀……王右丞「风劲角弓鸣」一篇，神完气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此律诗整体。

而他的《唐诗别裁》复云：

起二句，若倒转便是凡笔，胜人处全在突兀也。结亦有回身射雕手段。

有趣的是《乐府诗集》将后四句截去，只留前四句独立成诗，而王夫之却看好后四句：后四语奇笔写生，毫端有风雨声。这首诗并没有飞沙走石和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描写，但是仍然可以令人体会到唐朝强盛的军事力量。军队在非战争期间多有训练活动以保持活力，而围猎的活动是弓马锻炼最好的途径之一，射雕更是对一个唐代军人本领的肯定。本诗将围猎活动的快和急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如此快节奏的事情如何能够清晰的呈现呢？王维最擅长的就是将这种细微处刻画具体，使人共鸣和感动，即是按照他自己感觉的层次来写，把理性的说明与感性的感受结合的非常好……从艺术方面来说，王维确实有很好的成就，无论是用字方面、结构层次方面，还是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他都能够使之互相彰显、相互影响，加强整首诗给人的感受。<sup>29</sup>因此，整首诗不仅清晰的描绘了将军出猎归来的迅疾，还鲜明的体现了唐代军人的意气风发。

<sup>28</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81

<sup>29</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51-152

然而崔希逸在开元二十六年的病逝，使得王维结束了出塞的使命，回长安继续任监察御史。此后王维历任侍御史、左补阙和库部郎中（官职考据），在朝政中并不耀眼，也相对远离统治阶级核心。而李林甫在天宝元年加尚书左仆射，张九龄政治斗争失败被贬，王维当然也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寄荆州张丞相》一诗，诗中着意对张九龄表达了同情，却在仕途上没有与之共进退。相比之下，陶渊明和李白在辞官一事上的做法甚是刚毅，王维则是始终不愿放弃仕途生涯的。他对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是厌恶的东西不能够采取一种决裂的态度，他始终不能放下他的官位。<sup>30</sup>李林甫当权之时，王维与之有一些应制诗和酬唱作流传，这些诗作一如既往的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又彰显了他不愿与李林甫之类同流合污的情操。与李林甫一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却因共同的佛教信仰和苑咸相知相识，苑咸其人为李林甫亲党，王维却也尚无芥蒂，且在此时的诗文藏禅蕴理，风格别样，充满着佛教智慧色彩。然而在天宝六载前后，苑咸有《酬王维》一诗讥讽王维年老官卑，似有相助之意，王维则作《重酬苑郎中》表示婉拒。这里体现的是王维在维持自己「亦官亦隐」的矛盾状况，他虽然可以将政治的分歧和思想的共鸣有所区分，也可以不因为见解的差异和政治的对立区分异己，但是并不能彻底地斩断尘缘远离庙堂，又不能放弃隐居生活彻底投入政治风波之中。

### 应制诗

王维的才华早早的名满长安，因此诸多宫中饮宴之事多有作品存世，这些诗中内容多是借景称颂帝王，以应制诗为主。应制诗的代表作有《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仙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

<sup>30</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43

全诗画面灵动立体，场景开阔壮丽，长安城由远景渐变至近景，由宫苑延伸至民居。与年少时的酬唱相比，此时的应制诗受到一些文法上的限制，不能更加自由的抒发感情。王维的艺术张力使得诗中的画面感相当强烈，不似宫体诗那样过于艳俗，诗中用词并不如隐居时那么清雅洒脱，但是隐约间仍然可以感受到有道家的仙风道骨在其中，撇去了许多的浮华。

而《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描写了宴乐的情形，其文曰：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袂袂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

这首应制诗作生动描写了曲江宴饮场面之宏大，曲江胜地景色之壮观。微微吹拂的和煦春风和轻轻荡漾的轻柔碧波更衬托出山河与强大帝国相映的浩荡气韵，活动场面的盛大、气势的宏伟且彰显了身为唐人的自豪与满足。

这些诗作表现了诗人以时代和国家为依托所生发出的纵横捭阖的豪迈之情。文中当然有或多或少的奉承迎合之辞，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王维仍然能够从真情实感出发由衷地歌颂美好的时代，使我们能够循着诗中留下的线索，从感官角度开始，对唐代的风貌有更加深刻而形象的认识。

天宝末的唐朝因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在此之前张九龄被罢，李林甫专权，王维在看到国家政治日趋腐败之时，又有了一些隐退的情绪。这种情绪依照王维的性格特点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并没有权势与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臣斗争，面对这种困境他只能保持沉默，用一些佛、道之语掩饰内心的焦虑感。

### 安史之乱对王维的影响

盛唐气象的在前后两期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于社会和政治的热情，跃跃欲试的参与意识，强烈的自信自尊，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到了盛唐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敏感的诗人们便及时地

预感到繁荣下面爆仓的危机，用诗歌大声疾呼发出警告。此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sup>31</sup>

综合王维中年时的境遇，虽没有了少年时那么蓬勃盛大的朝气，也没有了鲜衣怒马的激昂，更倾向于对社会进行现实主义手法的描写，对社会时事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通过多角度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在诗文中呈现社会百态。不仅有市井生活，也有很多清雅的宫廷世故描写。但是长期居于权利核心以外，复加「安史之乱」陷于叛军的创伤经历，使得王维也有其矛盾心理存在，既希望酬其壮志，又因为现实的阻塞而使得归隐之心复发，而这种矛盾心理在其晚年时期格外显著。

### 三、晚年

#### 凝碧诗

陷于贼军以自白的《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本文简称《凝碧诗》，其文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和《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其文曰：安得舍罗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是目前仅存的「安史之乱」时期的诗作，王维对安史之乱这件事是有所避讳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能坚决的为国献身，而是在夹缝中生存，接受了伪朝的官职。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一文中对《凝碧诗》创作的经过进行描述：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婢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歔，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

<sup>31</sup> 袁行霈，《唐诗风神及其他》，页 70

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sup>32</sup>

据《旧唐书》记载：

天宝末，维历官给事中，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服药取痢，诈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至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贼平，陷贼官六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sup>33</sup>

挣扎着回避这段侍奉伪朝的经历最直观的体现在《叹白发》一诗中：

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王维对于侍奉伪朝的经历非常惭愧，这是他受儒学教育影响的直观体现，在儒学的世界观中，他的方法论却是道的归隐和佛的出世，因此他身上不免有着三教合流的优缺点。他既可以选择三教中适合的思想来为自己所用，又无法避免三教相悖之处在自己身上冲突。除去性格较为软弱的因素，这种外界事物在内心的激烈交锋也是王维人生挣扎且矛盾的关键。

又据《旧唐书》记载，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sup>34</sup>王维可能终生都不能从中解脱，却受到世人的同情和理解，杜甫有诗《奉赠王中允维》

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

王维的矛盾心理在晚年时达到了极点，终归还是源于他自身的软弱性格。叶嘉莹先生对王维的感情方面有一段评说：我从很小时就读王维的诗，但总不能够有一种深厚的感动，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经过反省才明白，他缺少一种很真挚的感情的力量。诗歌永远是以感发为第一义的，只有感情深厚博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深厚博大的第一流的作品。而王维是以感受为第一位的，尽管他天分很

<sup>32</sup> 《明皇杂录·别录》 <http://www.guoxue123.com/zhibu/0401/00mhzi/004.htm>

<sup>33</sup> 文见附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

<sup>34</sup> 文见附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

高，具有艺术家的眼光和技巧，但他始终不能扩大、加深起来。当然，王维也不是没有感情，你看他的一些小诗也是比较善于言情的，只是他不敢真诚地面对自己。<sup>35</sup>

相比于《辋川集》中诸诗的闲适，《凝碧诗》、《叹白发》等诗篇里的凝重令人窒息，能够一方面体现作者内心的挣扎苦闷，一方面体现时代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了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总体表现在作者文风方面、描写对象和语言风格的直转急下。

### 应制、酬赠诗

早朝是唐代政治活动的重要体现，依照《明皇杂录》记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这是百官早朝生活中的生动描述。王维入朝多年，虽无要职但仍有早朝之权利，《早朝》一诗通过多幅画面的描写，展现了王维主观视角之下的早朝经历：

皎洁明月高，苍茫远天曙。槐雾暗不开，城鸦鸣稍去。始闻高阁声，莫辨更衣处。银烛已成行，金门俨驺驭。

本诗通篇主旨在于表达早朝之「早」，整体环境是明月高照、晨雾未散，临近宫廷就已经能够听到忙碌的声音，却通过闻其声不见其踪的画面描绘来表现夜色尚暗，最后是灯火通明的朝堂和威武的卫士表现皇家宫廷的威严，进一步反衬了天色的昏暗。

相比于《早朝》的肃穆感，王维与贾至的唱和之作《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表现的是早朝时蓬勃的气势：

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

「九天闾阖」、「万国衣冠」描述的强盛和开放的盛世景象，然而本诗作于

---

<sup>35</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87-188

肃宗乾元元年春末，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基本平定，两京收复后，诸诗人长安聚首。这次早朝聚首有多篇诗作传世，初由贾至作《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后有王维、岑参和杜甫应和。《诗法家数》的评价较为客观：「荣遇之诗，要宝贵尊严，典雅温厚。写意要闲雅，美丽清细。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sup>36</sup>本诗优雅祥和，典雅重大<sup>37</sup>。战乱初定之时即有如此华贵蓬勃诗句，对于鼓舞人心有极好的作用。与此诗相似的是《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一诗，其中「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一句气势上稍逊「九天万国」一句，却异曲同工。

又有任左补阙时作诗《春日直门下省早朝》，其文曰：

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遥闻侍中佩，闇识令君香。玉漏随铜史，天书拜夕郎。旌旗映闾阖，歌吹满昭阳。官舍梅初紫，宫门柳欲黄。愿将迟日意，同与圣恩长。

这些诗作中描绘的宫殿华丽、城阙层叠、花园千百、楼阁精巧，展现了长安的盛况，传达出了大唐盛世的豪情和气魄，彰显着一派辉煌壮阔的大唐气象，也侧面体现了唐人的自信气质。不过，王维这类诗文如同其中年时与玄宗同游时一样，不能完全展现他的诗才与个性，但是数量的庞大和记录了宫廷朝堂内的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场面的参考意义使得我们仍然要予以关注。

在佛教发展高度繁荣的唐代，士大夫学佛、礼佛之风极盛。王维之母博陵崔氏一生虔诚信佛，家中充满着浓郁的佛教氛围，因此他的宗教情结由来已久。王维的佛学修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极其鲜明，如其《春日上方即事》：

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鸠形将刻杖，龟壳用支床。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

王维的这一类诗作以清新淡雅的文笔记载了他与友人集会、游赏以及与僧人

<sup>36</sup> 杨载，《〈诗法家数〉历代诗话》。页 732

<sup>37</sup> 杨万里著，丁福保编《〈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页 138

往还、习佛的情形。由于禅悦活动的参与，无形中为其简单、冲淡的文人生活增添了巨大的神秘色彩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前文曾有所提及，王维赠诗表达对中书舍人苑咸佛学修养与精通梵文的赞叹：「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楚词共许胜扬马，梵字何人辨鲁鱼。」（《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苑咸答诗曰：「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酬王维》）这一唱一酬中，由王维美誉苑咸「莲花法藏」之悟和苑咸推许王维如罗汉离欲的随心所欲，可以看出，在唐代文士的往来唱酬中，深谙佛家语的士人并不罕见。

晚年的王维虽居高位，却在实权方面不比其弟王缙。他身处权力核心外围，也合乎其意愿可以半归隐的方式隐于长安及其周边，此时的诗作较少直接描写景物人事，而是以情寓于其中，营造意境多于描绘画面。如果说少年时代的王维是在客观的观察长安，晚年的王维则是融入其中，与之归为一体了。因而整体而言，长安的气度影响了王维，王维又用诗歌很好的反馈了长安的气度，也就是大唐的气度。

## 归隐诗

儒学的基础教育下，王维与家人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孝悌思想根植其心，如45岁那年，王维因母亲崔氏去世而丁忧，他上表愿将其母生前的山居施舍为佛寺；又有他自己的一篇短文《冬笋记》讲述了与弟弟王缙的情义深厚：

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难，尊贤容众之难，厚人薄己之难，自家刑国之难，加之以忠信，文之以礼乐，斯其大者远者！况承顺颜色乎？况温清枕席乎？如果，故天高听卑，神鉴孔明。不然，笋曷为出哉？视诸故府，则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而兄弟俩的感情在安史之乱后也有深刻的体现，王维晚年任尚书右丞时，有文《责躬荐弟表》为时任蜀州刺史的王缙求情，自愿希望回归田野，以此为交换

使得王缙回返京城。前文我们多次提及，王维在“仕”和“隐”的问题上是不能坚定的，性格是偏软弱的，艺术上的眼光是极高的，对世俗的生活又是不能解脱的。然而这些矛盾之中，对归隐的热情是王维一贯的，可以说只要官场失意或充满迷茫时，王维就习惯性地以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看来，自愿归隐为弟求情却像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王维归隐心态的最集中的体现最属《辋川集》，这是王维最有特色的一组诗，而且是前无古人的。我们知道，王维观察、感受的能力很强，所以他特别长于继承模仿……王维也写歌行体，但他的歌行不如李白；也写五言古诗，但他的五古不如杜甫。可是这一组写山水的小诗确实是别人没有而为他所特有的一种成就。<sup>38</sup>王维的山水诗与谢灵运不同，谢灵运对于山水一定要仔细刻画形貌，繁复且美丽，却没有生命感。王维描写的景物平淡幽静，空灵又使人共鸣。王维写出来的山水自然本身就是生命，这才是王维最了不起的一种成就。<sup>39</sup>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获得了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境界中，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生发出许多既有哲理深意又富优美意境的诗歌作品。如《栾家濑》一诗：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这首诗的绝妙处在于，是大自然中静态与动态的完美结合，而且诗人的心情就在其中，却又没有一字一词书写内心的感受，全凭借读者与作者心灵的接触而萌生。松尾芭蕉的俳句有言：青蛙跃入古池中，扑通一声！王维《辋川集》中的

<sup>38</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58-159

<sup>39</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67

小诗就是这种令人心中一动的触感。以佛家语来总结这种感觉非常妥帖：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 送别诗

王维的送别诗并不是他最有特色的作品，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自己的艺术直觉，反映出人之常情，也如同前文所说，善于使人产生共鸣。送别诗对于彰显友情最为直白，王维擅长在送别诗中运用比兴手法，实际上这也是王维抒情时的一贯作风。成诗早些的《送梓州李使君》一文即是如此：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前四句是描述梓州特点的风景描写，颌联稍稍运用对仗，写出此地的风土人情。只是末句表达的意思稍有苍白，运用了典故来劝诫友人要重视梓州的教化，而艺术上缺乏特点，因为这不是他心里要说的话。他只是觉得应该那么说，他就说了，说完也就没意思了，前面四句写景却写得那么好，所以这首诗也是他艺术家的手眼与俗情相结合的一个例子。<sup>40</sup>

安史之乱后的送别诗最典型的当属《送岐州源长史归》：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论。  
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  
故驿通槐里，长亭下槿原。  
征西旧旌节，从此向河源。

这首诗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源长史其人为王维昔日出塞时的河西同僚，原注曰：源与余同在崔常侍幕中，时常侍已没。<sup>41</sup>阔别已久的相遇和在战乱后的境况体现出了异于先前的诗歌和情绪变化：先前的长官去世已久，物是人非而两人又

<sup>40</sup>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页 148

<sup>41</sup> 王维撰，《王维诗集》，页 209 原注

要分别，可以想象王维此时能够有多少感慨。尤其是出塞的经历是王维中年复起最为得意的事情，这次经历验证了他年少时对军旅生活的向往，切实地看到了边塞卫戍生活的喜怒哀乐。感情方面，首先是与旧日同僚的相遇，其次是旧时旧事的涌现，最后是分别的忧伤。这些感情在相遇的瞬间接连爆发，而回顾自己目前的境遇，对昔日里的雄心壮志只剩下无奈，毕竟王维一生都无法从安史之乱时的伤痛惭愧中解脱。从原文的用典来看，第二句中，将崔希逸比作孟尝君，自己和源长史比作孟尝君的门客，对旧日长官饱含缅怀和称颂。第三句是王维擅长的环境描写，简单的描绘了相遇的场景，但是在同样心中悲切的情况下，本文似乎并没有先前诸诗作中的超高艺术成就。最后一句道出了王维心中的嘱托，希望源长史前往岐州之后能够继续建功立业，这也是王维在安史之乱后少数表现内心壮志的诗文。总体来看，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并不突出，但是其中体现的情感却十分的真实，尤其是按照王维生平的经历来品味这首诗的感情，其中的辛酸是显而易见的。

## 结论

王维的诗歌我们一直是按照他的生平来讨论的，作为一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他的艺术成就之广阔，集中体现了盛唐的气象。不同于宫廷中的诗人，如张说、张九龄居高位可以推动文坛的发展；也不同于李白这样的布衣诗人，宛若仙人在诗歌艺术上登峰造极。王维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诗中字里行间的艺术气息和使人为之一颤的共鸣和感动，他也能够非常真实地展现自己眼中的世界，并使后世的人们一样感同身受。

综合本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王维的诗文对于客观世界有很好的描绘，而且能够抒发自己独特的主观思想。他一生都有雄心壮志埋在心中，却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或者显露或者深藏。他主观上又是矛盾的，既有盛唐时期佛、道文化并存带来的「仕」与「隐」的矛盾，又有违背了儒家思想忠君爱国，侍奉伪朝的经历带来的伤痛。性格的软弱使得他不能够坚定地站在一处，只能反反复复的与自己的内心斗争。实际上这种矛盾情绪也是盛唐诗人们所共同要面对的，盛唐不过五十余年，这之中盛衰剧变强烈，诗人们一方面怀揣志向希望能够为国效力，然而剧变来临时又发现自己无法力挽狂澜。总体上，盛唐的风貌是积极向上的，是志向高远的，哪怕经历了诸多打击，也仍然能够有很强的自信。

另，赠诗的研究是本文的未尽之处，这种题材的诗文在王维一生各个时期都有所存在，尤其是步入仕途之后，王维对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士人朋友仍有唱和互赠，如辋川集中的裴迪，和胞弟王缙的诗文唱和，对于丰富我们对王维的了解以及拓展到唐朝士人群体甚至整个唐代社会的了解非常有帮助。因而本人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之中，将赠诗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对王维乃至唐朝诗坛有更深刻的辅助研究作用。

## 附录

###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下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駉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秦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

### 新唐书·卷二百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

王维，字摩诘。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

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喑。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或以诗闻行在，时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久之，迁中庶子，三迁尚书右丞。

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已有五短，缙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议者不之罪。久乃召缙为左散骑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缙在凤翔，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赠秘书监。

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欽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泚、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

宝应中，代宗语缙曰："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今传几何？"遣中人王承华往取，缙哀集数十百篇上之。

## 冬笋记

会心者行，表行者祥，故行藏于密，而祥发于外，欲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于人为和德，其应为阳气。笋阳物也，而以阴出，斯其效欤？重冰闭地，密雪滔天，而绿箨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执德庇人，仗义藩国，忘身于王室，不家于朱户。公世载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贤，庭训括羽之日，诸季式亦克用训。我尔身也，共被为疏，礼庇身焉，御侮无所。花萼煜煜，烂其盈门；兄弟怡怡，穆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难，尊贤容众之难，厚人薄己之难，自家刑国之难，加行之以忠信，文之以礼乐，斯其大者远者！况承顺颜色乎？况温清枕席乎？如果，故天高听卑，神鉴孔明。不然，笋曷为出哉？视诸故府，则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 参考书目

- 刘昉等著，《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 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 葛杰，《王维孟浩然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袁行霈等，《盛唐诗坛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 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香港：三联书店，2010。
- 宇文所安，《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余恕诚，《唐诗风貌》。北京：中华书局，2010。
- 闻一多，《唐诗杂论》。长沙：岳麓书社，2009。
-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香港：中华书局，2010。
- 袁行霈，《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1993年6月。
- 王达津，《王维、孟浩然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18。
- 余恕诚，《唐诗风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 闻一多，《唐诗杂论》。长沙：岳麓书社，2009。
-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香港：中华书局，2010。
- 袁行霈，《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

第6期，1993年6月。

王美玥，《诗情与战火——论「盛唐之音」的美学议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7。

刘洁，《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的民族政策》。兰州：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